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趙太祖三下南唐 第九回 高君保背母私逃 陶三春領兵救駕

詩曰：少年壯志合從軍，況屬君親災咎聞。
背母私逃情可恕，復能破敵立功勛。

住語陶氏夫人回王府，預備領兵掛帥。母子又有一番言談，皆說及王姑美容，惱恨高王爺一刻變心改節之奇。也且不表，再言趙王姑辭別，回府中下坐，春山愁鎖，悶悶不樂。有世子高君保，見母親請安，一見此愁容之色，即動問：“母親好好登朝，一回來何以有此不悅之容。且示說與孩兒。”王姑見子問及，不覺兩淚一行泣下，曰：“兒那裏得知，有此人倫大變之事，汝父隨征，身為督師主帥，躬擔重任，出陣被妖人擒去，貪生畏死，投順唐人，反戈背主，豈不玷辱高門，一家難活了，為娘豈不忿憂也！”君保聞娘言，心下一驚，面色一變，曰：“母親此說何人傳知？”王姑曰：“現有鄭家哥哥，領旨回陳及，且詔旨題明，豈是旁人傳說。”君保聽罷，一想，曰：“母親，豈有此理，吾父王一生忠良耿性，在母親平素所知，況我父與當今又屬君臣，親情姻婭之誼，君臣一心一德，並無嫌隙，何以一夕改前事仇，即言貪生畏死，不過投降了，豈有反戈辱主奇事，內中必有別情，母親休得過恨，但須要帶同兒往隨征。一則得問父王事情，二則與王家效力。”王姑曰：“方纔聖上旨諭，言二王四侯，眾節度使十三名將皆為敵人擒去，今汝乃不諳事少年，並非能慣疆場，豈宜同往隨征。今為娘不過因奉王命，又見汝父變節之事，不得不行耳。汝若拋心不下時，勤飛遞來往家書，討信音可也。在家與侄兒君佩弟，日勤弓馬，夜習詩文，不許閑遊，外出招非，須依為娘吩咐。”君保聽了，心中不悅，復懇說一番。王姑終是不允準，祇得退去不樂。

來至書樓一見弟君佩，問及起，君保並將前事一一說知。君佩聽了，也覺駭然。又曰：“王伯母既不許我弟兄同往隨征，唯王伯父如此糊塗，又未知真假，心下何安？況我宋朝天下，十得八九，祇有南唐金陵，以一掌之地，被他如此猖狂，捉盡王侯大將，這還了得！但我弟兄有此武藝，不趁此試演一番，豈不埋沒了英雄手段！不若湊此伯母、母親未興兵，吾兄何不先背地到潼關三王爺處，借些兵馬前去報個頭功。弟亦隨後而到，自有個脫身之法，兄意以為如何？”君保聽了弟言，深合己意。

至次日晨早，君保裝束了盔甲上馬，祇伴言出獵於南山。此日逃出王府。已經兩天之後，有王姑不見保兒進內堂問視，究查家人，家人言已經遊獵兩天，那君佩又不以實對。至第三天，出征之期已近，有翠華李夫人曰：“君保侄兒三天不回府中，定必私往南唐去了！”君佩在旁冷笑曰：“哥哥祇因王伯母不準攜他隨征，他聞王伯父如此信音，心內不安，故私逃去已經三天矣。”王姑聞一驚曰：“不好，少年粗率，妄作妄為，不遵教訓，必中敵人之手。”言罷珠淚滾下。李夫人勸慰王姑伯母曰：“奴想侄兒雖僅弱冠之年，作事自小老成之見，今一個單槍匹馬，斷無去自投羅網之理，他往壽州，定由潼關順道，必先到尊舅三王爺處借兵，方敢前往。不若差人火速前往，追問消息，或可追回也未可知。”王姑曰：“已經越卻三四天，祇憂他早借兵去了。”夫人曰：“既去，亦乃順道，問及一言，方知消息，我嬌姆乃得安心。”王姑祇得允從。李氏夫人又以君佩不肯早言通知以至誤事，欲行家責。王姑轉代求免，夫人乃赦之。君佩又曰：“母親，今哥哥已往，是一家皆在沙場破敵，兒一人在家，好生寂寞，難過日也，兒亦要隨同赴敵，決不願一人在府中捱日。”李夫人欲不允許，王姑心一想，即曰：“我家原是世代武將之兒，斷不肯安靜的，倘不允他同行，又蹈了君保之轍，不若準他同往，反勝私自逃奔，以免擔憂過慮。”李夫人無奈，祇得允從，君佩暗自欣然。

是日出師，王姑嬌姆共進教場，又有羅氏夫人、余氏夫人已集在場中。王姑多少千百家將、內監、宮娥左右擁護一到了，眾夫人皆來迎接。知會過陶夫人，一同見禮畢。當日陶夫人接領帥印。二王爺傳敬御酒三杯，夫人謝過主恩。又見諸軍事務已準備。趙王姑為前部先鋒，李夫人為參軍，羅夫人為左車，余夫人為右車，當此，署君二王率同文武大臣，於都門外送別。三聲炮響，雄兵十萬，隊軍登程，果然一班女菩薩旋作金剛猛漢，尖尖玉筍，提持鐵劍銀槍，三寸蓮花跨上金鞍，一路大兵，殺氣沖天，猶如蟻陣，向東南發進。渡了黃河，一程直下吳江，非止一日程途。那王姑一心憶起丈夫投敵，不知真假，兒子私逃，未分禍福，正憂忿中，見水接連天，波騰浪涌，舟中起倒，原算歷險於長江。信口吟詠一章，以見懷思。詩曰：

橫海戈船破浪飛，波臣萬里奉天威
不傾盜穴根難盡，若惑人言事恐非
老至愁生添面皺，年多骨瘦減腰肥
乞身可許成功後，母子夫妻合隊歸

當日王姑吟詠罷，傷心不已，恨不能如雁鳥之高飛，早早到了金陵，探知明白丈夫投敵背君之事。豈知出路由路，豈理人之望眼將穿，心懸兩地。住語王姑在戰舟，終天懷抱不悅。

卻說高世子一自逃出王府，原祇慮母親差人追趕，故不由大路而行，祇向私程而跑，不獨山道崎嶇，且路途躑躅，況貴品王侯之子，玉葉金枝，府門似海之家，豈多輕出！即平衢大道，也難分辨。何況私行山路，祇一心雄膽壯，祇向東南妄奔，飢餐渴飲，馬不停蹄，一連數天，趕程已有千里。

一天，跑下荒山，在山邊道經阡陌，祇見雲布滿天，狂風大作，頃刻連天大雨。君保祇得避躲在山腳大樹中，不料風愈急，雨益大，盔甲衣衫盡皆濕了。見不是駐足之所，祇得冒雨加鞭，跑過數條阡陌，樹林外有一山莊。急走近下馬，扣上莊門數下，莊門內有一半百老人，詢及來由，高世子將過客遇雨，並言天色將晚，求借一宿，明天趕路之意說知。祇見莊上眾人曰：“貴客且請往別處借宿罷，敝莊近日屢被強人騷擾不寧，至此家爺有命，下言一切生面人等，概不敢接留。事出有因，非為薄行，祇求見諒！見諒！”言畢，復閉回莊門。那高世子斯時心下忖度，倘捨此莊所，並無可他適之所。復舉目一望，又無別舍人居。祇得仍在莊外懇求，有莊內諸人實見過意不去，又不得相留，祇人人在內詐作不聞。原意欲他索個無味自退。

當日君保求借多時，彼乃少年英雄心性，求懇言語一番，莊內之人不睬不理。怒從心上起，遂大喝：“狗奴才，我乃孤客，急而相求，既不肯見納，亦當再面白一言以拒絕，吾也不復求借，以往別處，諒有濟急慈惠之人。今汝一班奴才，好生無禮，詐做耳聾不睬，且待本公子打進莊內來，方知為鵲為鳩居之手段也。”有這些莊丁多人在內，暗暗冷笑言：“此人自稱公子，想必是癡呆的，雖似一武家規模，但彼乃一人耳，白手怎生打得進內。”當時公子言來此說，在內的，仍作犬吠豬噪，反笑語之聲，激得高世子性惱極矣，喝聲如雷，雙臂一伸，用力一撥，早已將兩扇莊門挫折作為四段，莊已大開。一聲響振，四片板跌下。莊丁眾人大驚，登時跑入內廂，多言他是強盜，我等性命休矣。紛紛跑入，報知老爺小姐。當時高世子見將他莊門打折，眾人跑走人裏去，他祇踏步，權在外堂首立著，看他家主人來，有甚麼言語作為。自思已將他莊門打折，是自理偏，但想己身是王家內戚之貴，用好言告知，即打破他門也無所礙。正在想像自言，早聞履步聲曰：“老爺出來了。”君保一目觀去，祇見遠遠一人，長袍一逼皂色，頭上儒巾，手執羽扇，乃紫膛面色，雙目星光，年方五旬外，三絳清鬚，後面十餘人隨。方纔眾莊丁見君保一力挫折莊門，有此兇狠力大，更驚訝他不知那一般人，少不得跟隨莊主出外觀看。有老莊主走步近一看，高世子未知如何理論？且看下回分解。